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 論文彙集

— 集

作 家 出 版 社

4
5
6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

一 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
論文彙集
一集

本社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91) 字數：105千

開本 $33.5 \times 46 \frac{1}{32}$ 印張 $4 \frac{5}{8}$ 插頁2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01—100000

定價(8)0.39元

前言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於一九五四年年底曾召開擴大聯席會議，批判俞平伯在研究『紅樓夢』著作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文藝報』在批評『紅樓夢』研究問題中所暴露出來的向資產階級投降以及壓制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嚴重錯誤。這次會議堅決有力地斥責了資產階級思想，把鬥爭的鋒芒指向了胡適在中國販賣了幾十年的反動的實用主義思想及其文學觀點，捍衛和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思想。

胡風在會議上有兩次發言。但他的發言並不是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和『文藝報』的錯誤，而是趁着這個機會來狂熱地宣傳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唯心論思想。他的意見受到會議的嚴厲批評；他的發言在『文藝報』上發表後，也引起了廣大羣衆的憤慨和指責。

胡風的這種嚴重錯誤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從抗日戰爭時期以來，胡風一直就以他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文藝觀點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路線。雖然當時黨和一些革命文藝工作者曾經給過他很多有益的幫助和批評，但一直到全國解放以後的幾年，胡風仍然一貫堅持自己的錯誤。

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向中共中央提出一個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報告中關於文藝思想

部分和組織領導部分已印成專冊隨「文藝報」一九五五年第一、二號附發。他在這份報告中，不僅用盡各種手段歪曲馬克思主義，攻擊黨的文藝方針和當前的文藝運動，而且是直接和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相對抗的。在胡風看來，文藝創作過程中，客觀現實和作家的立場、世界觀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却是他所主張的那種超階級的所謂作家的「主觀戰鬥精神」；在胡風看來，黨所號召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對作家的威脅和阻碍創作的，黨應該退出對文藝事業的領導。胡風所竭力宣傳的，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胡風的意見更是對於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挑戰。

向這種資產階級唯心論進行鬥爭是當前思想領域的重要任務。全國各地文化界現在正在緊張地投入這個鬥爭。爲了有助於這次嚴重的思想鬥爭的展開和深入，我們決定把過去和當前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批判胡風及其小集團的文藝思想的文章編印成冊，供作進一步研究的參考。第一集所收集的文章，都是在全國解放以前發表的。第二集收集了第一次文代會到一九五三年這一段時期的文章。最近發表的有關批判文章，準備在以後陸續編印。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

目次

前言.....	(一)
論約瑟夫的外套.....	黃藥眠 (一)
讀了『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後.....	黃藥眠 (一九)
今天這大半個舊中國的文藝上的中心問題到底在哪裏？.....	何其芳 (三五)
文藝創作與主觀.....	喬冠華 (四二)
論主觀問題.....	荃麟 (六三)
評路翎的短篇小說.....	胡繩 (九六)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胡繩 (一二六)
個性解放與集體主義.....	默涵 (一三六)

論約瑟夫的外套

黃藥眠

一

在好幾年以前，我們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哲學的泛濫時期，那個時期，這裏是『哲學入門』，那裏也是『哲學入門』，其結果是門是入了，但可惜，始終還未登堂奧。這幾年以來，雖然抗戰時期生活艱苦，可是不可否認，我們在哲學方面的確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中國史方面。不過在這同時，却也有不少貌似艱深而其實不知所云的東西。比方有些人寫的文章是左一個『統一』，右一個『矛盾』，硬是弄得人頭昏眼花；有些人則用着德國式的長句夾雜以日本式的語法，把文章寫成神壇面前念的咒語差不多。而許多人於讀不懂之餘，也就以為這就是『哲學』。甚至有些從哲學史上，拾了多少廢料，外面用約瑟夫●的美麗的外衣裹了起來，怡然自得地在錯誤底森林裏散步，並以此爲驕傲。這真是中國學術史上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我認爲做一個學術工作者，態度必須誠懇而樸素，語言必須明朗而簡潔，不應該爲了術學之故，

而說了許多不必要的術語，而自以爲深刻；第二，學術工作者不應該把某一種學說的結論生吞活剝地捏來，雜湊成自己的體系；第三，每一個唯物論者，必須知道他的每一個命題都應該有實際的現實的背景，古人所謂『言之有物』，而不應該從某一個基本命題出發，從而不斷地『抽象』，以至於脫離了現實的具體事物，鑽進牛角尖裏去。偉大的哲學家告訴我們『要具體地想』，偉大的作家高爾基也告訴我們『要具體地想』，這是每一個唯物論者所應該緊緊記住的最重要的格言。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具體去想，而抽象去想的話，那我們就一定會一步步地蹈空，而漸漸離開了地面上走雲霧裏去。在雲霧裏雖然似比地面上『高超』，雖然可以享受一些哲學上的微妙的氛圍，然而可惜的是，這已經離開了人間。

二

我說了以上許多話，目的是要批評一下舒燕先生的『論主觀』。

我覺得舒燕先生這一篇『論主觀』，是氣魄很宏大的，他企圖把人類整個歷史解釋成爲主觀發展史，所以在第五節裏他說：『我們的一切鬥爭，都是爲了解放和發揚人類的主觀，這樣看來似有些稀奇，然而不是毫不稀奇……』這樣一來，唯物史觀是應該被解釋成唯『主觀』史觀了！

舒燕先生這篇文章，是規模很宏大的，他把整個複雜的人類的歷史一口氣抽象成主觀發展的三個階段，而且他寫得非常之艱深，比唯心論的哲學名著還要難懂，但是他的整個場面和機構雖然異常龐大，然而他的基礎却又出乎意料之外地薄弱。

西。

他既然把整個歷史的發展建立在主觀上面，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他的所謂主觀究竟是什麼東西。

第二節裏面他這樣說：『那麼主觀是什麼呢？』

『所謂主觀是一種物質性的作用，而只爲人類所具有。』第六節最末一段他又這樣說：

……我們認爲：以主觀作用爲工具來進行研究，是不僅可能，而且必需的。至於此外另有一種意見，以爲主觀作用就是『心』，用作研究的工具便是唯心論，則是把主觀作用看成和『物』相對峙的東西，把它和心混淆了。其實主觀和客觀均屬於物的範圍……

這裏很明顯，舒燕先生把主觀看成爲是『屬於物的範圍』。所以他說：『主觀作用是以客觀因素爲質料的有機構成。』又說：『主觀是一種物質性的作用。』

但是據我所知，真正的唯物論並不否認主觀是人類的精神作用。人類是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之下成長起來，他的主觀，即意識思維和感覺是受着客觀的歷史環境所決定，所以現代人的主觀一定和古代人的主觀不同，我們不能把它籠統地概括成『主觀』或『人性』而抽去了它的具體的歷史的內容，這是第一點。其次，人類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下成長起來的，當社會分成幾個集團對壘的時候，每一個人的主觀，即意識思維等，都是受着各該集團的生活環境所決定，所以某一集團的人的主觀，一定和另一個集團的人的主觀不同。這各集團的主觀都有它自己的生活的根據，同樣的，我們不能

把它籠統地概括成主觀或人性而抽去了它的具體的生活的內容。第三，可是同是出身於一個集團，但因爲每一個人的遺傳、生理體質和教養的不同，而決定了每個人的不同的性格，並由這些性格產生出各個人的主觀（這個個人的主觀是和階級性互相滲透）。所以同樣的，我們不能把它籠統地概括成主觀或人性而抽去了它個體存在的具體的內容。

總括地說起來，就是無論是一定階級的主觀亦好，無論是一個人的主觀亦好，主觀是決定於歷史社會所賦予的具體的生活條件。換句話說，也就是社會存在決定了意識。

可是儘管意識決定於客觀的存在，儘管意識是從物質產生，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意識是一種精神作用。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否認主觀是一種精神作用，我們不能同意於舒先生的說法，主觀也是屬於物的範圍。精神雖然決定於物，從物而生，附屬於物，反映着物，但它自己有着相對的獨立性，它的運動和發展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規律。如果我們說客觀的世界是物，而我們通過了生理機能獲得來的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也是物，那麼豈不是腦子裏所認識的桌子也就等於實際存在的桌子，我腦子裏所認識的桌子，就是客觀存在着的桌子，它們兩者是同一的麼？然而事實上存在於客觀世界的桌子是佔有一定空間，而我們腦子裏對於桌子的這個認識的本身是沒有的，如果每一個觀念本身都和客觀的存在般佔有一定的位置的話，那我們一個小小的頭壳如何能把世界萬物放進裏面去呢？所以我們說主觀對於客觀的認識，乃是客觀事物的反映，這兩者之間不是同一，而是統一。

只有機械唯物論，才會否認精神作用，而把一切都還原於物，把人類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只看作爲是把這一隻桶裏的水倒進另外一隻桶。

然則舒燕先生應該是主張機械唯物論了，然而不是，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妙文還在後呢。

請看，關於主觀的定義裏面，他是怎樣說的。『它●的性質，是能動的而非被動的，是變革的而非保守的，是創造的而非因循的，是役物的而非役於物的，是爲了自己和同類的生存而非爲了滅亡的；簡言之，即是一種能動的用變革創造的方式來制用萬物以達到保衛生存和發展生存之目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對於「主觀」這一範疇的概括的說明。』

接着舒先生對於無生物，生物，高等動物，以至於人類的主觀有着如下的描寫。

他說無生命的動是消極的，所以『這樣完全受制於預定的機會的存在，無論如何總是不能符合於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所以他說，『因此就有着生命存在產生出來』，對於這些有生命的生物，舒先生是怎樣估計的呢？在結束的時候他說：『……就由於這爭取，消極的存在狀態就大體上已被代替，而且現出蓬蓬勃勃的景色來，符合於大宇宙的向上，進化的本性。』對於高等動物，舒先生的評語是：『自然生命的能動力，仍不是可以發展自身生存於無限而充分實現宇宙本性的東西。』最後說到人類的時候，舒先生便非常之賣力加以充分的描寫。他說：『於是能動力的使用，就有更進一步，在本質上更進一步的必要。在它原來使用於自然生命的基礎上時，其所以有那麼多的局限性，乃是因爲它直接仰賴於自然，自然遂亦直接束縛了它。所以，如果真的要更進一步，就必得從這種直接仰賴的狀態下離開，反把自然的簡單的原體變爲更複雜的新的東西，也就是把所需要的而自然

中本來沒有的創造出來。必需如此，才可以脫離自然的束縛，反而不斷戰勝自然，以爭取無限的生存機會，真正實現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而當這生命力在全新的基礎上被使用之時，亦即人類屹然出現於大宇宙之日。人類，便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人類的對於能動力的使用，便是大宇宙的進化力之具現。」

這裏很明顯，舒先生把宇宙萬物的進化都看成了是具現大宇宙的本性的東西！什麼是宇宙的本性？據舒先生說，這就是「生生不已的天心」，什麼是這個生生不已的天心？我想只要舒先生高興，他是隨時可以把這個目的論創造出一個上帝來的！

這裏很明顯，舒先生把人類看成爲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的結晶，他把主觀（照舒先生的意思也就是人類在新基礎上的能動力的使用）看成爲進化力的具現。真是要多謝舒先生指點迷途，因爲我們這些唯物論者活了幾十年，還不知道這兩腳跑路的人類，倒是屬於什麼「結晶」之類，而我們的主觀也是什麼宇宙進化力的具現呢！

可是這個理論雖然是十分微妙，然而却斷乎不是唯物論！原來它把一切萬物的進化都看成是一個最高原理的具現，它是最典型的唯心論！它是唯生史觀的論點，它是生機主義。他之所謂生生不已的天心，也可以解釋成爲「生之衝動」（Elan Vital），幸而舒先生還是有意穿上約瑟夫的外套，所以沒有把他的「隱得來希」的尾巴露了出來。

在論到主觀的時候，舒先生絕對不說這是人類在生存鬥爭的幾千百年中所不斷積累，學習，鍛鍊而逐漸發展出來的東西，而說它是大宇宙進化力的具現！這不是很微妙的學說嗎？

這樣說來，舒先生的這篇文章應該是機械唯物論和唯心論、生機主義的『合一』了。可是不，如果是這樣，倒也還簡單，他的妙文還有在後面呢！

照一般唯物論者的意見，最初的主觀的形成，乃是由於人類和自然界對立。人類那時爲了要生存而和自然界鬥爭，乃不能不逐漸認識外界，同時也逐漸認識自己。但是那時候人類是完全在集體中生長，所以，羣衆的主觀和個人的主觀之間的界限還是不明顯的。

可是這樣明顯的真理，一到舒先生手裏就變成爲非常奧妙的『哲學』，你瞧他說的話是多麼難懂啊！他說：『主觀』之所以只能爲人類所具有，現在更已十分明白，乃是因爲能動力只在被人類使用時才可以這樣被使用。』他說：『工具的製造和使用又即是變革創造的具體化。』經過了這一段很難懂的『哲學』的符咒之後，作者得出結論來了。他說：『這裏需得提出人類社會與主觀的三位一體觀來，舉人類，則其中必然含蘊着社會和主觀，舉社會其中亦必然含蘊着主觀和人類，同樣的，主觀這一概念，從中除去人類之後固不能成立，從中除去社會也不能成立。』

當然除開了人類，就說不上主觀，這是誰也知道的常識，但舒先生爲什麼要花了這樣大的氣力，絞盡了哲學家的腦汁，用好多玄妙的道理去證明呢？原來舒先生是別有苦心的，所以他後面接着又重複了一句：『主觀，必然含蘊着社會而存在，它本身就是「自然生命力」和「社會」這兩個因素的統一體，而後者爲其矛盾中的主導契機。』在這裏讀者諸君應該是很明白了，舒先生之所謂人類，就

是『自然生命力』，也就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舒先生之所謂人類，其實並不如我們這些淺薄的唯物論者之所認識，是有血有肉的人類，而是經過巧妙的哲學家所抽象過的毫沒有烟火氣的人類。

這裏我們不妨應用一下代數學。

舒先生說：『人類，便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

所以，舒先生上面的『人類，主觀，社會，三位一體』的命題，就可以用代數的方法翻譯成如下：『主觀（必然含蘊着社會而存在），『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人類）和『社會』的統一體……』

你瞧，這簡直是神秘主義了，可是妙文還有的是呢！

舒先生接着又說：『主觀並非通過社會而作用，實乃帶着社會而作用。』

現在再讓我們來應用一下代數學。

既然舒先生認為主觀本身就是『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和『社會』的統一體，那麼把它代上前面的那一句話裏面，我們就可以譯成：『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和『社會』的統一體，並非通過社會而作用，實乃帶着社會而作用。』而這也就是主觀。

你瞧，這是什麼話，這簡直是超神秘主義的不通主義了！

這樣說來舒先生應該是感到滿足了，他以一身擁有機械唯物論、唯心論、生機主義、唯生史觀、神秘主義、超神秘主義，集中所有哲學上的破銅爛鐵於一身，應該胸襟够闊大了，可是舒先生

的哲學思維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所以一眼又看上了二元論，在第三節的開頭裏，他這樣說：「……不過，在人類的主觀作用裏，客觀社會因素到底只有構成質料的意義；在客觀社會現象裏，人類的主觀作用也僅有構成質料的意義，這又是二者間的矛盾合一之處。」既然人類的主觀作用在客觀社會現象裏也僅有構成質料的意義，那麼主觀作用又怎樣去推動社會的進步呢？這不是有辱於『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麼？

這以上所引的命題，可說是舒先生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所以他自己也說『這兩個命題對於以後的討論是極為重要』，但是從我上面所說的批評裏，讀者也就不難發現這個理論體系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東西了。

三

現在再進一步來討論到他的社會觀。

第三節第一句劈頭就說：『人類帶着本來的自然生命力而結合為社會，自然生命力，一碰到社會的結合，就和社會的因素有機的化合起來，變質而成主觀。』

明明是人類依着各種生產方法而結合成各種社會，而舒先生却偏要說人類『帶着本來的自然生命力……』這不是很奇怪的麼？然而讀者們如果知道了他的哲學的本質，那就一點也不會奇怪，因為舒先生正是想把整個歷史的發展都看成爲生命力的發展，或更確切地說，看成爲主觀的發展。

在同一段裏，他又說：『主觀作用，在社會現象裏找着被屈辱爲奴隸而且變了形的它自己的兄

弟，它要幫助這可憐的兄弟獲得解放，恢復原形，而且聯合起來翻轉作社會的主人……」你瞧，舒先生並不以為是活生生的人類拿起武器來革命，而是「主觀作用在幫助這可憐的兄弟……恢復原形……」是恢復什麼原形？自然又是要恢復「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了！

接着舒先生把整個人類進化的歷史歸納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概是指原始共產社會時期，第二個階段大概是指由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末期，第三個階段大概是指社會主義時期。（這裏「大概」二字是我加上的，因為舒先生的哲學的辭句說得實在是過於玄妙，而作者一向又無「哲學家」的頭腦，所以只好妄加猜測，如果猜得不對，那就只好自認愚蠢了。）在這裏很有意思的是，舒先生把卡爾^①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學說完全抽出去，而代替以他自己的主觀發展的學說。在論第二階段裏他這樣說：「這裏，就形成了一部份主觀作用違反本性，另一部份主觀作用保存並發展本性，但前者得後者供養，後者反被榨取而不能自存的情形……」

你瞧妙不妙，舒先生把原始共產社會崩潰到社會主義實現前的這一個期間，完全看成為主觀上的合乎本性、違反本性的鬥爭，照這樣的說法，豈不是一切具體的歷史研究，都變成了多餘的事情？只要有這個寶貝的公式往上一套，那麼豈不是萬事清吉，一切都有了答案？這和過去的歷史家所說的神和獸的鬥爭，光明和黑暗的鬥爭，有何不同？如果把這一種哲學的「外國語」翻譯成中國的語言，那豈不是「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原始的哲學了麼？

最後，舒先生替他的神秘的歷史觀作了一個結論：「由以上的簡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人類的鬥爭歷史，始終是以發揚主觀為武器，並以實現主觀作用為目的。詳言之，人類並不是用自然生

命力或社會勢力來鬥爭，而是用真正的主觀作用來鬥爭，也並不是爲了社會本身或自然生命而鬥爭，而是爲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質上更高並且中間就有機的統一了社會因素的主觀作用之真正充份實現而鬥爭的。」

◎照這樣說法，人類的鬥爭乃是孫行者與牛魔王在雲堆裏遊戲，爲什麼？因爲他們都「是用真正的主觀作用來鬥爭」！世界大戰不會有一個人死亡，爲什麼？因爲「人類並不是用自然生命力」來戰爭！一切的動員都是白費，爲什麼？因爲「人類並不是用社會勢力來鬥爭」！

天哪！這叫做什麼哲學呢！

寫到這裏，舒先生的興致確乎是到了高潮，他要實行他的「大宇宙的進化的本性之結晶」的權能起來，於是他從玄學家的寶庫裏取出了細仙索，一下子把約瑟夫的外套偷來，披在自己的身上，於是就儼然以卡爾、約瑟夫的信徒自命起來。所以他說：「真正卡爾——約瑟夫的看法，應正確的強調主觀作用……」

這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卡爾——約瑟夫強調主觀作用是站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根據當時的歷史的任務，強調特定階級對於推動歷史的主觀作用。試問這位舒先生的「用主觀作用作戰」和「本性適合的發展」和這有何相同之處？好好的兩隻腳站在地上的唯物論，而舒先生却硬要把它倒過來回復到黑格爾哲學去，這是什麼道理！